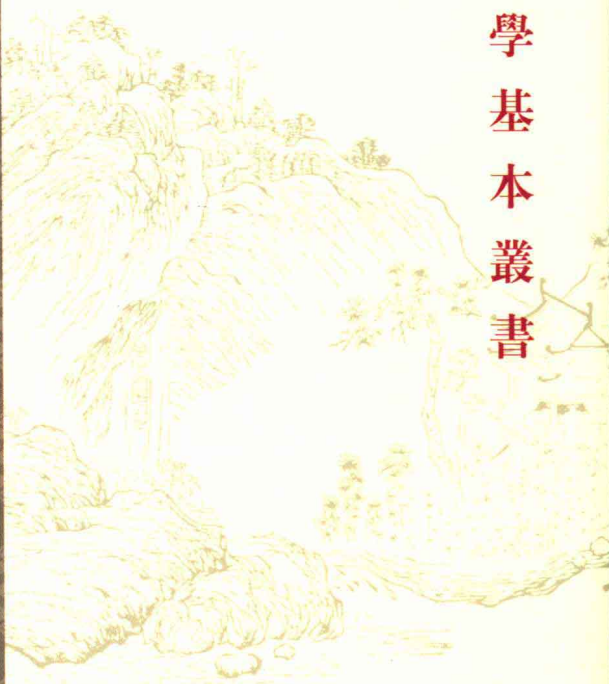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

劉克莊集校

第十四冊



中華書局

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

劉克莊集箋校

第十四冊

〔宋〕劉克莊 著
辛更儒 校注

中華書局

劉克莊集箋校卷一六三

按：本卷墓志銘，皆撰於咸淳二年（一二六六）丙寅。

墓志銘

王孺人

王孺人名淨慧，福清人。父西應，擢武舉第七人，從軍馬司卒金陵。素豪舉，久客京華，孺人獨與母居。課臧獲，勤耕織，變貧窶爲豐裕。年二十一，嬪於石塘林君，名公選，字養直。事舅寶章公如父，敬夫子如賓，奉伯母陳孺人如姑，里人以爲內則。養直疏財急誼，孺人每贊成之無倦意。自少至老，米鹽羣碎，必手抄心計，惟於施予無吝容。長子觀，初筮於潮，鐵庵方公帥粵，檄致幕下。觀奉二親以往，養直卒官下，孺人與二子奉柩返葬。觀歷泉之錄參、漳之推官，二郡之人皆稱其廉，公車交薦，考舉溢格，孺人喜，謂觀曰：「汝通籍當作縣，吾不喜聞敲扑聲，奈何？」觀既引見，奏記光範，乞主管南外宗邸，

且上宣教一秩，乞贈父承事郎，封母太孺人。綸言甚寵，就養南外。官冷俸薄，至質鬻以供甘旨。秩滿不能入都，從橐或爲丞相言其清貧，待次福建安撫司機宜文字。孺人少有脾疾，晚更强實。咸淳丙寅春，若體中不豫者，燈夕後猶子有內集，孺人飲食笑語如常。後三日，忽感風眩不語，搖手却藥，索筆書身後事，以二月朔乙丑，終於寢，年七十五。二子，觀，通直郎。新，早卒。一孫，堅老。其年十二月壬午，葬於田源之阡，前臨養直墓，後寶章公墓。初，孺人以新祔養直，又卜斯崗爲壽藏，而命觀曰：「它日汝夫婦當祔我。」觀自失怙二十餘年，跬步不去親。中間惟往返班見四閱月，雖仕未通顯，然所至下而士民，上而太守部使者，皆曰廉吏也，州間族黨，皆曰孝子也。及是，觀來乞銘。悲夫！余年二十三，辱寶章公館甥，一門尊老如太丘朗陵，賢如元方叔慈，其女婦如德曜道韞，何其盛也！後二十餘年，寶章、煥章皆仙去。又二十年，養直與寒齋夫婦又相繼奄忽，埋辭悉出余手。與余同一輩行惟孺人，熒熒如曙星，今復銘其藏，余年遂八秩矣。銘曰：

三從之中，允有其二。夫隱逸民，子清白吏。四德全備，功言之懿。一點靈明，死生之際。錦誥疏封，彤管無愧。

【箋注】

(二)題，孺人王淨慧，後村妻弟林公選之妻，本書卷一五〇已有林養直墓志銘。王孺人卒於咸淳二年丙寅二月，同年十二月葬。後村作此墓志銘時蓋已八十歲矣。

制置杜大卿^(二)

景定辛酉十月戊申，前兩淮安撫制置使知揚州寶文大卿杜公卒於里第。既葬，弟廡、孤蕃等奉舒公有開所狀公行治^(三)，問銘於余。余病耗，久不克爲，而廡、蕃之使數至，將命者守余門不去，乃論次而銘之。

公諱庶，字康侯，少師公諱杲之長子，母魯國夫人季氏，生母令人連氏^(三)。幼不凡，日記數千言，暇則集鄰曲羣兒，習戰陣而指麾之。長從少師公歷兵間，益習邊事。少師再守安豐，以順昌在淮北，恐虜取爲家基寨，則壽春危，安豐孤，命幕僚沈先庚遷順昌近裏。令公具千艘賫糧楮迓之，抵正陽。虜奄至，公拒戰却之，卒遷順昌，全壽春，公力也。是歲以裨補將仕郎。虜薄軍城，技窮引去，公提兵邀其歸路，俘獲甚衆。虜憤前衄，既陷光，再圍安豐，少師創智爲串樓，排杈木拒守，圍及三月，城屢岌岌矣，公父子誓以死

守，城中兵十餘項雜居，將士不相下，公調娛其間，遂皆叶力捍禦，虜卒宵遁^四。余公玠以監簿守招信，部軍來援，問少師曰：「公子安在？」命公見之，余曰：「福盡在是矣。」遺公緡錢十萬。公白少師曰：「却之不如受以遺諸將。」遂大會諸將，爲擊毬，戲言監簿捐金相勞苦意，諸將感悅，余益壯之。二年，東閩今少傅趙公薦公，謂能與其父死守封疆，出蒙犯鋒鏑，入調一將士，乞改秩擢用。時少師公建淮西帥閫，詔循三資，爲從事郎、安撫司書寫機宜文字^五。以順昌移治功，減職司常員各一，尋詔改合入官，授承務郎。少師公陞制閫，虜酋察罕擁衆號八十萬圍合肥，胡馬四合，極目無際，壯士望之失色。公內佐機籌，外履行陣，意象自如。某壁虛，某隘危，僚屬憚行者，少師公必命公，未嘗辭，汔全城守^六。三年，少師公遣公白事廟堂，諸將皆餽白金，曰助上功費。公陽受之，賞典，行歸會諸將曰：「此將軍之功，朝廷之賜，吾何力之有？」悉反所餽。以臨淮捷轉承奉郎，以合肥守禦轉宣義郎，除藉田令，陞兼制置司書寫機宜文字兼督府幹官。

虜連歲不得志，復謀大人。少師公策虜由信陽、光山以入，命公及幕客、監軍與大將呂公文德、聶斌設伏於其來路。虜人不時，遇伏，我師大小二十餘捷，戰於朱臯白冢，虜大敗，獲酋妻，俘馘以千萬計，鎧甲駝馬如之。民有得虜弓馬，小校鄧某殺而奪之，公誅鄧以徇。督府聞之曰：「以此衆戰，戰必勝矣。」凱還，命將士分左右立，以次行賞，不踰

時而徧，人以爲有父風^(七)。詔追錄暴露人幕前後却虜功，累轉朝請郎，除將作監簿兼制督幕。轉朝散大夫。少師公久乘邊，力丐歸，以工部尚書召。同時監司，或因山寨事與少師有違言，至是人臺修怨，併波及公，奉雲臺祠。

通判和州。二年，少師公起建江閫，公兼制司機幕。虜犯真州，詔江閫策應^(八)，少師公即日就道，且令公提銳卒八千人城，獲降者云：「虜見認旗，驚曰：『廬州杜相公又在此耶？』」遂潰去^(九)。三年，儀真闕守，札公兼攝。蓋朝廷欲通江淮氣脈，公至郡，大修守備，排杈木殆十萬株^(十)，虜不復敢向儀真^(十一)。四年，少師公以刑書召，公需次興化軍，轉朝請大夫。臺臣希時相意，再波及公，奉鴻禧祠。年勞，轉奉直大夫，裨需，封揚子縣開國男，食邑三百戶。知邕州，改潮州，以風聞罷新命。八年，奉崇道祠，丁少師公憂。十年服闋，再知邕州，言者謂公不可守邕，後自悔其言，反以公爲薦。十一年，轉朝議大夫、淮東制置大使司參議官。公過闕，近臣多言公可用，除將作監丞。殿帥王福爲時相安晚，鄭公言：「某昨守安豐，杜監丞爲淮西內機，郡以玉帶貨財爲禮，悉不納。」鄭公益加敬。十二年三月，遷司農寺丞、知和州^(十二)。陛辭，先奏曰：「臣有短視之疾，恐敷奏間鹵莽，乞赦臣罪。」上曰：「卿近視耶？」二札略曰：「昔人有天時地利人和之論，今秋哨蹂苗，冬哨踐麥。四月維夏，尚回旋於光黃之境，天時不可幸矣。以輕兵綴孤城，重兵幹心腹，地

利不可恃矣。戍兵多烏合，土兵多癯老，列郡僅保空城，原野空於轉徙，間有保聚山寨，又困於搜索括刷，人和不可保矣。今之夷狄與昔異，中國待之者亦當異。苟恃天幸，恃一衣帶水，恃清野，而付邊事於不諳歷者之手，未見其可。」玉音嘉納。因及少師公豐廬之功，且言：「當畀卿一節。」公頓首謝，抵郡，江閩潛齋王公檄兼參議官兼淮西提刑_{十二}。公謂歷陽形勢勝他郡，獨鎮淮門外濠淺，埂浮水面。增勝門外濠狹，遠砲可及。於是樽節浮費，平去其埂長一百五十餘丈，次闢濠闊十丈，長二百餘丈。秋霖，將敗圍田，公調兵運木石槎草捍之，令曰：「圍不毀有賞，不然有重罰。」境內圍田獨全，民不乏食。總所下州和羅，公曰：「州不產米，矧今勞傷，某不敢任此責。」總所委之倅，民患苦之，公力以去就爭，羅事罷，又大修學宮，增學舍。丁生母連令人憂，民遮公借留，公亟去之。在和一年有半，造守禦，具積米麥錢楮如山。喪禮路費，皆用俸金，不取之公帑。

三年春，盜發郡之建寧，剽甚。建漕守謀曰：「杜繡衣諳金革事，可恃也。」即以上聞。札公助本軍討賊，寇過就擒，公不以爲功。四年服闋，差知真州。矩堂董公冊免，久軒蔡公輪筆，奏乞趣行，且曰：「杜庶，杜杲之子。」上曰：「庶今安在？」蔡公曰：「昨知和州，今家食。」上曰：「杜某有短視疾。」蔡公恍然，上猶記陞辭奏語也。公謀出處於大，使今傅相魏公，魏公趣公上，且奏：「真非兼節不足以重其權，」詔兼淮東提刑_{十三}。公

再典鄉郡，人以爲榮。始至，見鹽課舟算皆隸別廳，且郡帑赤立，欲丐去。居旬日，計所入，矍然曰：「是亦足矣。」按月支官兵俸廩，餘力新郡治。憲臺素貧，公苦節置白金器數百兩，積銅鑑十萬。民有避兵江南，歸啓窖藏白黃者，僕訐於官，公杖僕而歸其主，郡人莫不服公之明。坊場津渡，舊皆有挾而權攝者，公始選差官屬。江閩裕齋馬公陞學士，舉公自代^{〔十三〕}。五年，除湖北運判兼知鄂州。公力辭，就除憲兼守。合肥謀帥，魏公薦濠守應山李公及公，上許用公，擢直秘閣、淮西提刑兼知廬州、淮西安撫副司公事^{〔十四〕}。去廬十六年，軍民歡迎。前人造機杼織紵繒爲洛中餉，公至，命撤去。流民聚山寨，採漆蠟，事絲枲以餬口，官低估抑買，公素以爲言。會有黃榜禁止，淮民相慶。肥河自西來貫城中，而東匯於巢湖，前帥於城西築隄瀦之以限戎馬，高與城等，曰：「此不費錢糧之十萬兵也^④。」然水無所洩，巨竈窟焉，連三歲用功而隄三潰，至蕩廬舍，壞城壁，帥猶以爲不可廢去，則請朝旨，令公復修，公不欲立異，勿葺而已。郡仰酒息商征，公常誦少師公兩語云：「稅聽自來，酒聽自去。」終始服膺。吏以日人之羨歸公，公怪問之，曰：「例也。」命輸之公帑。雖守邊而尤崇風化。子有賤諸母爲妾而不友其弟者，杖之，弟之母陵嫡則又杖妾，邊人始知上下之分。朝命敷羅，公固爭得免。

六月，除刑部郎，丐祠不允，陞直寶章閣，因任^⑤。候吏報虜至，請閉關，公洞開諸

門，秉炬以歸，遷避之人。哨騎近城，提兵迎擊，虜引去。大閫令公潛師擣穎，以牽制虜勢，公選將，帥廬濠豐壽四州精銳往焚其委積，捷聞，增秩爲中奉大夫。虜自東而西，將趨安豐，公調將士邀其情歸，於望仙白沙城獲兩捷^{十五}。開慶改元，魏公以樞使宣撫京湖，大使節齋趙公來，公丐去，趙公力勉公留廬。人將爲少師公建祠。公曰：「久不祠而今祠，是以吾而祠。它日吾去，安知不撤之乎？」戒勿爲。民固請，公不能禁，陞華文閣因任。虜圍方陽二山寨甚急，公選勇士援之，虜數敗北而遁。透渡報至，公憂憤曰：「世受國恩，恨不得效死於鄂。」初，工部王公籍並城民田隸軍屯，後大卿呂公照契責之民而量權其租，旱潦不復蠲減，民困催擾，有相率而逃者。公聞於朝曰：「王工部固失矣，呂大卿亦未爲得也。」時相方生財，下郡以爲歲科，公將去廬，猶爭於朝曰：「始官受其害，次民受其害，終官民俱受其害。」乞以田歸主而復其租。詔從之。漣之陷也^六，維揚大震，除公大理少卿、淮東轉運副使、兩淮制置大使、司參謀官。俄中批除大理卿、兩淮制置使知揚州。公在廬繕學官，造祭器，創合肥館，建三登樓，葺天慶報恩觀^{十六}，去日稚臺遮行帳，公夜解維，比曉，舟行已遠。廬人又相寬曰：「公制置兩淮，去猶不去也。」維揚人聞公來，始奠枕。趙公去亟，公曰：「曩無漣海，淮之安自若，但當鎮以靜爾。」先是，警備嚴密，晝夜持杖擊柝，衛子城及轅帳如寇至，公一麾去之。丞相履齋吳公錄示御筆云：

「使早用杜庶一年，必無漣水之事，卿爲朕勉之。」遂宣諭云：「卿前守合肥，兩淮奠安。今界全淮，尤籍聲譽。漣水之失，維是前政，興復全委於卿。」贊書略云：「其勉紹先烈，使夷夏皆知西平之有子。」公益感奮。時有一二僨軍之將自漣歸楚，反側不自安，公亟召寘帳下，部伍分隸諸營，他將歸亦補官，士卒能拔身來，皆厚待之。嘗調都統李海撓，始議遵大路師行，驟令改出他途，至南城俘獲甚盛^{十七}。後諜云：「使由大路遇覆必矣。」以上流未清，御筆調兵應援，曰：「卿世受國恩，想以君父爲念。」又曰：「卿宜以國事爲念，加意選發以濟事機。」公奉詔津發恐後，時維揚兵僅存萬餘，而抽摘未已。公奏：「兵不敢不發，維揚萬一疏虞，望朝廷念先臣之功，留一子以奉時祠。」會上流奏捷，江漢肅清，公以得繼魏公之後爲榮，一遵蕭規，治法征謀，必視諸政府而後行。邏報執異言異服以爲諜者，公察疑似，率從輕典。射陽湖饑民以水毀嘯聚，公命都統施謀帥兵招之，曰：「是皆吾赤子，順從者籍爲兵，必不得已而後誅之。」不數日得丁壯萬餘隸尺籍，所戮特首惡三數人^{十八}。維揚培植久，人物盛，軍民錯居，委巷多茅茨。景定初元，數有火警。公每輕車至火所，賞醴罰當，應時撲滅。夏四月乙巳，精銳軍晝遺火，蘆場在傍，晴久蘆燥，東南風惡，火勢若奔馬。公急救章武殿及倉廩軍器，暨回府治，則庫帑堂宇瞬息皆延燎，綆缶力無所施。公欲自投烈焰，將士扶掖，越子城河至西門，亟部分軍馬，防制意外，骨

肉囊橐俱不暇顧。乳媼挾公一女，不免於難。初，占者謂「熒惑犯斗，斗揚之分野，郡其災乎」？猶謂融風屢警，足當之矣，不謂其烈至此。公亟自劾，宣諭宜日下任責^⑧，勉圖後效^⑨。公責躬引咎，極力營繕，務以稱塞上意。市民力不給者，貸以鏹，比去，官宇民居漸復舊觀。

五月，令赴行在奏事。候代，虜帥從淮安通訊求和，公密以聞。詔令制司處分，而公已歸矣。六月，除直寶文閣知隆興府兼江西運副。時魏公方歸袞，勉公之任。公曰：「治□無狀，復叨麾節，縱聖恩寬大，獨不愧於心乎？」歸計遂決。七月，新制帥應山李公舟次邗溝^⑩，即日解纜，行李枵如，貸於裕齋馬公，始能挈其孥歸。公仕宦所至，無俸外錢。淮東西閫初建，有公支錢二十萬，悉散之軍民。至揚迓新，儀物未造，命備堂止供一帳，堂以外□曰：「此嚴閫府之體者。」在揚八晦朔，蠲諸務，聚增踰□不解酒息三百餘萬緡，沙田屯田租所減亦萬斛。□南貨場懼與商賈爭利，榷場顆珠寸玉必籍以聞。□送醪醴錢幣，易於公帑以報，家法然也。後省繳公□命，鑄二秩，言者復論公火後用錢如泥沙，再鑄一秩。公安時處順，未嘗戚戚，獨於火後侈用之謗，君未能免。言者淮人，於時土木驟興^⑪，百費毛起，皆在平日調度之外，論者不深知而詳考也^⑫。又後來所括責錢物，有將校回易來歸者，償積逋者，諸司之補還久貸者，則有別籍，故與元申燒燬之數異。

同，致煩有司審覈，賴朝廷清明，其論遂定，而公不及見矣。^(三)

初，虜殘臨、瑞二郡，洪、撫諸邑，樵人震恐，公弟廡挈少師公賜器輜重往依公於廣陵，皆羽化於烈焰。其里人言公之歸，尚無清獻之琴鶴，安得有伏波之薏苡乎？公雖中廢，然志氣逾壯，歲年未暮，海內猶冀其復用。初未嘗病，一日，覺意惡體汗，呼弟及家人至前，已不可爲。蓋棺甫五十一，烏乎，悲夫！

杜氏自南渡爲樵川人，公承家□□，事國有勞，侍親疾夜不解帶，與廡相依爲命，通籍共財。歷二閫，皆以內幕辟廡，不私其子。繼羣從之絕而周其貧者，於姻誼鄉情尤篤。胸次軒豁，不藏宿一事。博覽百家傳記，屬文下筆立就，儷語法平園。少師公簡牘多公代勞，行草逼少師公，觀者不能辨。數以父命堂白，其言邊防軍冊如指諸掌。孔山喬公、杭相李公皆謂杜氏有子。少剛勁，晚趨和平，然不肯屈撝趨時，則終始如一。薦牘先及賢勞，有袖書而來者，見公匿不敢出。每言居鄉當如處女，未嘗有毫髮撓郡縣。客至樽酒論文，終日不倦。雖位望通顯，而敝衣疏食，自奉甚約。惟於好施周給，則略無吝色。子男五人，蕃，承務郎新某官。蟠，承務郎新某官。審，登仕郎。二尚幼未名。女六人，長未笄。十二月甲寅，葬於郡南香林寺傍黃坑山。^(四)祔高祖正奉公塋域之後。

余論次公平生，竊有感焉。昔西事起，尹師魯最有力。及帥渭，坐貸公使錢左官，韓

范不能援。張定叟，紫巖之子，南軒之弟，號名侍從，晚尹京兆，坐府治災免去。公侈用之，謗似師魯，融風之厄似定叟，國家文法嚴密，世間議論刻深，隨聲接響，幾於以成敗論人者。使公老壽，至今勛業光前，昔之毀必轉而爲今之譽矣。余嘗銘公王父開府、顯考少師之阡，世系勲閥，已論著者不復出。銘曰：

堂堂少師兮敵愾宣，力英英康侯兮繼美傳。嫡建二閭兮皆底績，續翁緒兮踐翁迹。變出虛表兮著龜莫測，公能拊軍若民兮不能攘天狗與熒惑。方汲汲以營繕兮，奈狃狃之煩嘖。謂璧有瑕兮謂過掩德，朝搏扶之鵬兮暮退飛之鷁。上還葺蠹兮退乘下澤，噫，大厦梁棟兮百年培植。奈何斧斤雪之□□兮^①，殘參天之黛色？吾觀周尚父兮漢新息，下逮李唐兮靖若勛。或含兩齒於後車兮，或曳足於土室。□年八十扈親征兮，渡鴨淥而駐蹕。少師功成名遂兮頭皓白，康侯中擯兮猶兩曜之薄蝕。志逾壯兮頭尚黑，事會之來兮何終極？曷不使之復雁門之跼兮，奮澠池之翼？百夫特兮萬人敵，白日昭昭兮埋此壁。韓銘北平王祖子孫三世兮自歎昔，余亦爲公家兮勒三石。年長韓之二紀兮，文無韓之一筆。世方以成敗論兮，余重爲國家惜。悲夫！

【校】

- ①「起建江閩公兼制司機幕虜犯真州詔江閩策應」，右十九字，原俱闕，據四部叢刊本補。
- ②「杈」，原作「檣」，據四部叢刊本改。
- ③「兼淮東提刑」，以下一千餘字，原本錯簡，今自「猶冀其復」四字後移至此。
- ④「此」，原闕，據四部叢刊本補。
- ⑤「因任」，原作「因中任」，據文義逕刪。
- ⑥「漣」，原作「連」，據四部叢刊本改。
- ⑦「以奉」，「以」字後原有「中」字，據文義逕刪。
- ⑧「日下」，原作「下日」，據文義逕乙正。
- ⑨「邗」，原作「刊」，據四部叢刊本改。
- ⑩「於時土木驟興」，此六字前原有「言」字，據文義逕刪。
- ⑪「論」，原作「談」，據四部叢刊本改。
- ⑫「斤」，原闕，據四部叢刊本補。

【箋注】

〔二〕題，杜庶，景定二年辛酉十月卒，右墓志銘作於是年十二月葬後，雖應其子之請而作銘，然既有「久不克爲」之語，當亦作於咸淳改元之後。宋史卷四一二杜杲傳附杜庶傳：「庶字康侯，幼儻有大志，性剛勁，通宋典故，善爲文。從父兵間，習邊事，未入仕已立戰功。明堂恩補官。大元兵圍安豐，兵將不相下，庶調護，咸得其歡心，卒協力捍禦。杲帥淮西，辟書寫機宜文字。廬州圍解，庶白事廟堂，諸將餽金助上功費，皆受之，賞典行歸，悉反所餽。遷籍田令，兼制機督幹。監呂文德、聶斌軍，與大元兵戰朱臯、白豕，遷將作監簿。杲在建康，庶通判和州，權知真州。郡素缺備，庶大修守禦具，積排杉木殆十萬株。差知興化軍，奉祀鴻禧觀。起知邕州，改潮州，以言者寢。命赴淮東制司議幕，過闕，遷將作監丞，遷司農丞，知和州。陛辭言：「今天時不可幸，地利不可恃，人和不可保。苟恃天幸，恃長江，恃清野，而付邊事於素不諳歷之人，未見其可。」帝嘉納，尋兼淮西提點刑獄。浚城壕，增守備，修學宮。知真州兼淮東提點刑獄，踰年，進直秘閣，移淮西兼廬州安撫副使，人歡迎如見慈父。治績甚多，就任加刑部郎中，升實文閣，與大元兵戰於望仙白沙城，升華文閣。開慶元年冬，進大理少卿兼淮東轉運副使、兩淮制置司參謀官，特授兩淮制置使知揚州。射陽湖饑，民嘯聚，庶曰：「吾赤子也。」遣將招刺，得丁壯萬餘，戮止首惡數人。明年四月火，抗章自劾，召赴行在。尋直實文閣知隆興府、江西轉運副使卒。」本傳記事皆據右墓志銘。

〔三〕舒公有開，字籍及登第年份俱無考，賈似道當國，除監察御史，見宋史卷四一〇徐經孫傳。景定五年除左司諫兼侍講，見宋史全文卷三六。

〔三〕母魯國夫人季氏，生母令人連氏，本書卷一四一杜尚書神道碑：「娶季氏，紹興侍郎陵之孫，先公三十八年薨，贈渤海郡夫人。」其魯國夫人封號，當由杜庶官顯之後所得。連氏無考。

〔四〕「少師」句至此，杜尚書神道碑：「再知濠州。未行，改安豐。韃謀人寇，……命幕客沈先庚遷其軍民士庶，航錢粟迓之。虜果大至，我舟已盡泊南岸。……赤老國王者大掠淮東，厚裝而歸。公曰：「是可擊也。」命順昌守樊，辛率死士劫虜帳，俘獲萬計，奪馬四百匹。亂屍中有腰木牌書皇弟國王者。虜法貴木牌，在金銀牌之右。夕劫二寨皆中，醜類潰散，……虜遁去，端平丙申冬也。……明年嘉熙改元，公益爲備，浚舊濠，築外郭。其冬，虜必欲得城，掃地而至。大設攻具，以火炮焚樓櫓，公隨壞隨補。以八都魯硬軍斫排杈木，八都魯者皆死囚，使之攻城自贖。所披甲，以牛革十餘重爲之，設面簾以障矢。公募善射，用小箭專射其目，盡殪之，虜者填濠。爲二十七埧，公分兵扼埧。……乃募猛士奪埧路出兵，將士皆奮躍死戰，殺紫泥金團龍袍者，降人云葉國大王也。焚虜砲座攻具，至明日皆盡。先是，城閉，援師前却，惟池帥呂文德突圍入，叶力捍禦。庚牌調盱眙守余公玠及趙東、夏臯赴援。濠倅趙希滂監夏趙軍，公以蠟書約夾攻。虜潰去。捷奏至，二年春矣。」

〔五〕「二年」句至此，此乃嘉熙二年。東閩謂趙葵，端平三年五月以淮東安撫制置使兼知揚州，見宋